

Emile Zola

La Curée

〔法〕爱弥儿·左拉著

金铨然 骆雪涓译



44

卢贡-玛卡尔家史

欲的追逐

浙江文艺出版社

[565.44
119]

左拉文集

卢贡-玛卡尔家史

欲的追逐

〔法〕爱弥儿·左拉著 金铿然 骆雪涓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潘孝忠
责任编辑 刘微亮
李醒东

Emile Zola

La Curée

据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1 年版译出

欲 的 追 逐

〔法〕左 拉著

金铨然 骆雪涓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插页3 字数230,000 印数90,001—60,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340 定 价: 2.10 元

原 序^①

在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②中,《欲的追逐》是追求金钱和肉欲的记录。作为艺术家的我,绝对不允许我对那种喧嚣的生活加以掩饰,而那种喧嚣的生活阐明了一个值得怀疑的短暂时期内支配着乌烟瘴气的地方^③的整个统治。不过,我所从事写作的“历史”,有一些要害之处还可能有些模糊不清。

我是打算揭示一个家族的过早衰竭,这个家族经历得过分匆促,并且将其男女成员都投入了各种腐败的社会生活之中;

① 这是左拉为《欲的追逐》第一版所写的序言。我们翻译《欲的追逐》根据的原文是加利马尔出版社1981年版本,它没有把这篇序放在卷首,而是放在注解里。

注解还说:在《欲的追逐》原稿上,左拉在书名下写道:“欲的追逐,奥古斯特·巴比埃1830年写入其《讽刺诗集》的一首诗:

热血满腔,情欲满怀,走吧,
去美餐一顿,
我们要吃得撑肠挂肚,
饭饱酒足!”

奥古斯特·巴比埃(Auguste Barbier, 1805—1882),法国诗人,《讽刺诗集》是他的主要作品。

② 左拉的包括二十部小说的系列长篇作品《卢贡-玛卡尔家史》,其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③ 指巴黎。左拉在小说《欲的追逐》中说:“(第二)帝国要使巴黎成为欧洲乌烟瘴气、藏污纳垢的地方。”

整个时代的疯狂性投机在一种毫无忌憚和易于冒险的气质中得到体现；一个神经失调的女人，处在穷奢极侈和荒淫无耻的环境中，大大增强了她原有的欲念。我就是企图从这三个方面的极端残酷可怕的社会现象，来写一本艺术和科学的作品，同时它也就成为记录我们道德风尚的极其奇特的一页。

如果我认为应该对《欲的追逐》——这是一个社会崩溃的真实写照——做些解释的话，这就是：这部著作的文学和科学方面的意义，同在报刊上发表时我原来企图给予这部小说的，是如此不同，以至我不得不让报刊上的连载中断下来，而处于探索感受之中。

爱米尔·左拉

1871年11月15日

于巴黎

归途中，沿着湖畔，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辆敞篷四轮马车正慢慢地走着。有时，由于交通阻塞，甚至得停顿下来。

十月的天空，红日西沉，浅灰色的天际出现波纹似的、淡淡的浮云。从远处挂着瀑布的群山落下一丝余光，映着堤岸，在玫瑰色和苍白色的光芒中，一辆接着一辆的马车行列变得一动也不动了。车轮反射的闪光，金色的光芒，这时仿佛固定了下来，沿着这部马车草黄色的装饰图案固定下来，蓝色的大壁板上则映照出周围的一角景色。橙红色的夕阳从后面照着马车上部，靠座位的半折的车篷上，一些铜扣闪闪发光，马车夫和仆人穿着深蓝色的号衣，灰黄色的裤子，黑黄相间的背心，认真而耐心地拉着缰绳，和所有大户人家的仆人一样，遇到车辆阻塞不能前进时，毫无怒色。他们的帽子上有一个黑帽徽，显得很神气。唯独那些戴着漂亮轡头的马，不耐烦地喘着粗气。

“瞧，”马克西姆说，“洛尔·德·奥里涅就在那儿，在那辆四轮马车里……瞧见了，勒内。”

勒内欠了欠身，眯着眼睛，看不大清楚，就撅起她那甜美的小嘴。

“我原以为她逃跑了呢，”她说，“她把头发染了，是吧？”

“是的，”马克西姆笑容可掬地回答，“她的新情夫讨厌红颜色。”

勒内，侧身向前，一只手靠在马车低矮的门框上，刚刚从忧郁的梦境中醒来，凝视着。一个小时来她悄然无语，躺在车厢里，就象躺在一张长安乐椅上似的。她穿了一件浅紫色的裙袍，上面是带绉花的紧身服，下面是宽大的镶褶长裙，加上一件小小的有浅紫天鹅绒翻领的白色呢外套，一副雍容华贵和落落大方的神气。她那淡黄褐色的头发使人想起精制白脱油的颜色，一顶饰有一束孟加拉玫瑰的薄帽稍稍盖着头发。她继续眯着眼睛，有一股放肆的男孩的调皮相，纯净的前额上横着一条不小的皱纹，甜美的嘴唇有点翘，就象正在赌气的孩子的嘴唇。由于她看不清楚，便拿起双筒望远镜，这是一架男人用的玳瑁装饰的望远镜，她用一只手拿着，以免放到鼻梁上，她以一种平静的神气轻松地观察着那丰满的洛尔·德·奥里涅。

车辆仍然停滞不前。在这秋日黄昏的布洛涅树林^①，众多轿式马车排成长长的行列，联成一条线，在阴暗的色调中，那车上的玻璃，马的辔头，车灯的银色柄把，和那高踞于座位上的仆人的衣服的绿饰，却在闪闪发光。在双篷四轮马车里，不时响着丝绸和天鹅绒衣角和女人装饰品发出的声音。渐渐地声音沉寂下来，一切喧闹都停了下来。人们在车子里可以听到行

① 巴黎西郊大园林，处于塞纳河河套中间，占地865公顷，有公园，两个长形湖，一大一小，大湖里有两个小岛。

人中间传出的谈话声。从一些车门口到另一些车门口，互相默默地凝望；在等待中，没有人再聊天，只有鞍轭的声音和某一匹烦躁的马踢着蹄子的声音。远处，布洛涅树林的嘈杂声也消失了。

尽管季节即将过去，整个巴黎上流社会的人物都在这里：德·斯特尼克公爵夫人，乘着有八个弹簧的马车；德·洛威伦斯夫人坐在鞍套配得十分协调的四轮敞篷马车上；梅茵霍德男爵夫人乘着一辆漂亮的、驾驶座在后面的、由枣红马驾辕的双轮马车；万斯卡伯爵夫人和她那有花斑的小种马；达斯特夫人和她那几匹有名的黑色骏马；德·冈德夫人和戴西埃夫人乘的是双座四轮轿式马车；小西尔维娅乘着一辆大型的蓝色双篷四轮马车，还有正在服丧的堂·卡洛斯穿着古色古香而庄重的衣服；色利姆帕夏戴着土耳其帽而没有总督的官衔了；德·罗桑公爵夫人，乘坐带有撒白粉的彩色缎带的双座四轮马车；德·席布莱伯爵先生乘着狗拉车；辛普森先生在车上的姿态极为优美；还有全部美国侨民。最后是两个乘坐出租马车的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

前面的车辆开始挪动了，渐渐地，整个长蛇阵慢慢地转动起来。这就象一个信号，无数亮光闪耀着，车轮很快交相辉映，被马儿摇晃着的鞍轭发出闪闪光芒。地上、树上流过大片玻璃的反光。鞍轭和车轮的闪烁，涂漆的门窗上的护壁板反射出的火红的落日余辉，天空和车窗内仕女们盛装所投下的种种光焰照人的标志，全都在马车低沉、持续而有节奏的小跑声中一起向前。车水马龙在类似的嘈杂声和类似的光亮中不停地前进，就象前面的马车牵着后面所有的马车在走动似的。

勒内一任正在行进的车厢轻轻地摇晃着，望远镜掉了下

来，她重新半躺在座垫上。她有些怕冷，戴着手套的手埋进髻而长的柔软的皮毛中。一阵微风掠过，十月温馨的下午似乎为布洛涅树林带来些许复苏的春意，使那些社会名流乘着敞篷马车因此而出来走走，现在却要以料峭的夜晚而告终。

一会儿，这位少妇蜷成一团，觉得有些暖意，沉醉在那些转动的车轮所带来的肉体快感的摇晃中。接着，她抬头望着马克西姆，这时，马克西姆的眼光正静静地扫着躺在敞篷马车和双篷四轮马车上的女人们。

“真的，”她问道，“那个洛尔·德·奥里涅，你看她漂亮吗？那天，当人们宣布拍卖她的钻石的时候，你们这些男人都着实赞美了一番呢！……噢，你没有看见你父亲在这次拍卖中给我买的项链和羽饰吗？”

“不错，他做得很漂亮。”马克西姆不是在回答，而是狡猾地笑着说，“他找到个办法为洛尔付债，并且给妻子买了首饰。”

少妇轻轻地耸了耸肩膀。

“淘气鬼！”她微笑着低声说。

而年轻人侧过身去，目光落在一位女士身上，她的绿色长袍引起了他的兴趣。勒内微低着头，眼睛似睁非睁，懒洋洋地望着大道两旁，没有看见这一情景。右边，是修剪过的树木，低矮的乔木林，焦枯的树叶，细长的枝丫；顷刻间，在专为骑马的人驰骋的大道上，走过一些身材瘦削的先生们，他们骑的马匹掀起一阵阵细沙的烟雾。左边，在被花坛和草丛分割开的延伸而狭窄的草地下面，清澈的湖水静静地，象是在沉睡，没有一丝泡沫，就象被园丁的铲子在岸边清晰地修剪过似的；在这面明镜的另一端，一座连接两个小岛的桥形成一条灰色的铁

杠，小岛竖起的岩壁，在白茫茫的天空中展现出枞树和常青树的线条，湖中映出一片墨绿色的倒影，犹如灵巧地悬挂在地平线上的幕布上的流苏。这大自然的一角，这仿佛新近绘出的景物，沐浴在薄雾中，在青色的暮霭里，远远地勾划出一幅美妙动人的画面，一种海市蜃楼的景象。对岸，岛上的木屋小别墅，就象在昨夜刚刚涂过漆似的，发出新玩具般的光彩，犹如黄色缎带的沙石路，花园狭窄的小径，弯弯曲曲地穿过草坪，围绕在湖的四周。在这最后的光阴，在湖水和草地柔和的绿色中，湖边那些摹拟乡间植物形状、用铁铸成的枝丫，奇怪地竖立着。

对这种优美的景色已习以为常的勒内，显得疲惫无聊，只是注视自己伸进熊皮并把长毛缠在指头上的纤手。马车行列的碎步小跑引起阵阵摇晃。她抬起头，向两位无精打采却十分可爱的年轻妇人致意。她们正并排躺在一辆八个弹簧的马车里。这辆马车离开了湖边，正轰隆隆地在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着。一位是德·艾斯巴芮侯爵夫人。她的丈夫是皇帝的侍从副官，第二帝国著名的风云人物之一，不久前，曾喧嚣一时地卷入爱赌气的老贵族的丑闻之中；另一位是哈弗奈夫人，丈夫是科尔玛一位有名的工业巨头，亿万富翁，第二帝国使他成为一位政界人物。勒内在寄宿学校时认识了这两个形影不离的女人，（人们称她们有同样美丽的外表）叫她们的小名阿德丽娜和苏珊娜。在对她们面带笑意之后，正准备重新蜷成一团时，马克西姆的微笑使她们转过头来。

“不，真的，我烦得很，不想笑，说真的。”勒内一面说一面望着马克西姆，这年轻人正以开玩笑的眼光静静地对着她，并嘲笑她俯身的姿势。

马克西姆用一种古怪的声调说：

“我们会忧愁万分，我们会妒忌别人！”

她显出大吃一惊的样子。

“我！”她说，“为什么要妒忌？”

接着，她不屑地撇了撇嘴，仿佛恍然大悟。

“啊！是的，胖洛尔！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行，如果象你们大家告诉我的那样，阿里斯蒂德为这个姑娘偿清了债务，从而使她免于到国外去，那么我便认为他并非爱财如命。这将使他重新得到女人們的青睐……尊敬的人，我算是服了他。”

她微微一笑，以一种友善而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出“尊敬的人”几个字。突然，她重新变得非常忧伤，仿佛那些不知如何消磨时光的妇人在用失望的眼光打量着她。她低声说：

“啊！我希望幸福……不，我并不妒忌别人，毫不妒忌。”

她停住了话题，有些犹豫。

“你瞧，我厌烦得很。”她随即以一种粗暴的口气说。

接着她又默不作声，嘴巴闭得紧紧的。沿湖，车队一路小跑，远远听去，有一种特别的嘈杂声。此刻，靠左边，在湖水与车行道之间，有一些绿色的小树林，树干细而直，构成一束束奇妙的小圆柱。靠右边，矮树林和乔木林挡住了去路；布洛涅树林面对着大片草坪和一望无际的草丛，这里那里夹杂着几棵大树；绿色的地幕延绵起伏，直至“猎舍门”，远远望去，灰色的栏栅，就象在地平线上镶了一圈灰色的花边；在斜坡上，芳草萋萋，波浪起伏。勒内定睛细看，夜空笼罩下的广阔的地平线，柔软的草地……凡此种种，仿佛使她更加感到心灵深处无比空虚。

沉默片刻之后，她以一种愤怒的声音重新说：

“啊！我烦得很，我真烦得要死！”

“你说，你并不快活吧，”马克西姆不动声色地说，“确实，你有些神经质。”

少妇再次躺倒在车厢里。

“是的，我有些神经质。”她冷冷地说。

接着，她做出母亲的样子。

“我老了，我亲爱的孩子，我快到三十岁了。真可怕。我没有什么乐趣了……你才二十岁，还无法理解……”

“你后悔过去抚养了我吗？”年轻人问。“时间大概是太长了。”

她以淡淡的微笑对待这种失礼的话，把它当作一个被溺爱的孩子开的风趣的玩笑。

“我劝你不必怨天尤人，”马克西姆接着说，“你每年花在穿着打扮上的钱在十万法郎以上，你住在豪华的公馆里，你拥有名贵的骏马，你随心所欲，报上谈到你的每一件新衣服就象谈一件最新发生的大事；女人们妒忌你，男人们以吻一下你的手指为荣……这都是真的吧？”

她点头同意，却不回答。她垂下眼皮，重新卷弄着熊皮。

“行了，不必谦虚，”马克西姆继续说，“干脆承认你是第二帝国的一根台柱子。在我们之间可以议论这些事情。不论在哪里，在王宫里，在大臣们家里，在一般百万富翁家里，不论职位高低，你都居于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如果没有你的芳踪，就没有乐趣可言。如果我敢于，如果我对你还怀有敬意的话，我要说……”

他停了几秒钟，笑着大胆地说完了要说的话。

“我要说的是你真是够得天独厚的了。”

她没有介意。

“而你还说什么烦死了！”年轻人以一种滑稽的口吻说，“这真该死！……你还想要什么？还想穿什么呢？”

她耸了耸肩膀，表示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虽然她垂着头，马克西姆看她当时的神情是那样认真，那样低沉，以致他不再作声。他望见车队已走到湖的尽头，慢慢散开，挤满了十字路口。然后，车辆渐渐稀松，正以高傲的姿态转着弯；在坚硬的土地上，急促地小跑，发出很响的马蹄声和轱辘声。

为了赶上车队，他们的马车来了个大转弯，车身颠簸不定，使得马克西姆产生了一种模糊的肉体快感。这时，他不想再刺激勒内。

“喂，”他说，“你去坐一下出租马车看！那是很有意思的！……喂！瞧这些返回巴黎的人，他们都拜倒在你的脚下。人们把你尊为一位王后，你的朋友德·缪西先生几乎要吻你了。”

这时，一个骑马的人正向勒内致意。马克西姆以一种虚伪而嘲笑的口气说着。勒内立刻转过身，耸了耸肩膀。这回，年轻人表现出一种失望的姿势。

“真的，”他说，“我们说到哪儿啦？……是啊，天晓得，你什么都有了，你还要什么呢？”

勒内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炽热的光芒，一种得不到满足的、强烈的需求。

“我要的是别的东西。”她低声回答说。

“既然你什么都有了，”马克西姆笑着说，“就谈不到别的什么东西了……别的又是什么呢？”

“什么？”她重复说。

她不再往下说了。她完全背过身去，她望着在她身后消失的奇怪的画面。天色几乎全黑了；夜幕象一层下落的细灰降临，白昼的余光映在圆圆的湖面上，象一块巨大的锡制金属板；两岸，细长而笔直的绿树，就象在沉睡的幕布上画出来的，此时此刻，就象是些浅紫色的廊柱，以它们整齐的布局在湖滨形成人为的曲线；远处，巨大的群山耸立，各式各样的枝叶，大片黑色的斑痕挡住了地平线。在这些斑痕后面，透出炭火似的晚霞，落日西沉，只在灰色天际的一角露出光芒。在平静的湖面上，在低矮的大树和看上去如此平坦的原野之上，玉宇深处无边无际，深邃而辽阔。作为大自然一小角的天空，有一种轻微的颤动，一种隐约的凄凉；从白茫茫的高处布下一种秋天的忧郁，一个如此温柔而凄凉的夜晚，以至布洛涅树林渐渐地淹没在阴影中，失去它白昼的风姿，渐渐变大，充满了森林的强大魅力。黑暗淹没了光怪陆离的色彩，马车嗒嗒小跑的声音高起来了，就象远处传来的树叶沙沙声和流水潺潺声。所有这一切都趋于沉寂。在全面消失的过程中，湖心，游船扯起风帆，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清晰而有力。人们不再看到别的，只见黄色三角形的风帆在不断扩大。

勒内在百无聊赖中，怀着一种特别的、不可告人的欲念，望着这变幻的景色。大自然如此具有世俗的诱惑力，这令人心神恍惚微微作颤的夜晚使得树林充满了激情，成为一块理想的林中空地，在这里，从前的神仙也怀着万缕情思，有过通奸行为和乱伦之举。随着马车的远去，她仿佛感到，在她身后，在萧瑟的薄暮下，黄昏带来了梦幻的土地，神灵间羞怯的房事行为。她病态的心理和慵倦的肉体从而得到了自我满足。

当湖水和小林林都在阴暗中变成模糊一片，当地平线上只

有一片黑色的沙滩时，少妇突然转过身来，带着怨恨的眼泪发出声音，不停地说：

“什么？……别的东西，当然！我要别的東西。我明白么？我！要是我明白……不过，你看见了，我有足够的舞会，足够的晚宴，足够的象今天这样的玩乐。这都成了家常便饭。真乏味！……男人都是讨厌的啊！是啊，讨厌的……”

马克西姆笑起来了。她那贵夫人的气派显出些许热情。她不再眨眼皮，额上的皱纹很深；她那象赌气的孩子似的小嘴微微撅起，热切地寻求她所希望却又无法言传的享受。看到她的同伴笑了，她浑身哆嗦，欲停不能；索性半躺着，任车子摇晃，她继续冷冷地说：

“当然，是啊，你们男人是讨厌的……我不是对你说这些，马克西姆：你太年轻……不过我得告诉你，最初，阿里斯蒂德叫我多么不快！还有其他的男人！那些爱过我的人……你知道，我俩是好朋友，我和你在一起一点都不觉得拘束；说真的，几天前，我对有钱、迷人、受人奉承的女人生活厌倦透了，我甚至想成为一个洛尔·德·奥里涅，成为一个靠男人的爱活着的女人。”

由于马克西姆放声大笑，她坚持说：

“是的，一个洛尔·德·奥里涅。那该不会乏味，不会是千篇一律。”

她沉默了片刻，为了想象她所过的生活，假设她是洛尔。接着以一种泄气的口气说：

“总而言之，”她重新说，“那些女人大概也有她们的烦恼，她们也会有的。毫不奇怪，肯定会有。这就要命了……我说了很多，必须有别的东西。你明白，我，我并不猜测；但别

的东西，别人得不到的，也不是每天都会遇到的，它是一种罕见的不可知的享受。”

她的声音放慢了。说到后来，她在寻求并沉湎于一个深深的梦境。这时，马车登上了通向布洛涅树林出口处的大路。天越来越黑，两侧矮树林立，就象浅灰色的墙垣；沿着人行道，成行的黄色铁椅上空无一人，而在美丽的节日夜晚，是坐满穿着盛装的城市居民的。冬天的突然来临使得公园的这些坐椅蒙上了忧郁的气氛；滚滚的车轮，这些归程的车辆沉闷而带有节奏的嘈杂声，在空荡荡的大路上，象一阵凄凉的呻吟。

毫无疑问，马克西姆是完全领略那种荒唐生活的淫逸情调的。如果说他还太年轻，尚未投身于纵欲的感情冲动之中，他却有一种极大的自私心，一种满不在乎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已经具有厌倦之感而显得沮丧，麻木，要完结的样子。象通常一样，他却为他这种状况涂上了一层漂亮的油彩。

他象勒内一样躺着，以一种忧郁的腔调说：

“是啊！你说得对，”他说，“这确实乏味。行了，我一点也没有比你更自得其乐；我也经常幻想别的事情……再没有比旅行更愚蠢的了。挣钱，在吃的方面，我喜欢吃得更好，尽管不会老是象人们预先设想的那么痛快。爱人家，人家爱你，很快就厌烦透了，不是吗？……啊！是的，厌烦透了！……”

少妇没有回答，他继续往下说，一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使她惊奇。

“我，我但愿被一个女宗教徒爱上。哎哟，这也许是荒唐的！……你，你永远不会想到去爱一个男人，你想到他就要犯罪的那样的男人。”

她脸色阴沉。马克西姆见她老是沉默不语，还以为她没有

听到。她的颈背靠在车厢的软垫边上，仿佛睁着眼睛睡着了。她沉思，没有生气，幻想使她变得压抑，嘴唇不时微微地神经质地抖动着。她被黄昏的阴影缓缓地侵袭；这种阴影包含着犹豫的忧虑，克制的肉欲，不可明言的愿望，这一切都进入了她的内心，使她处在一种疲惫和病态的状况之中。无疑，当她注视着前面赶车的仆人浑圆的脊背时，便想起昨日的烦恼，想起那些她已感到乏味的宴会；她想到了她过去的生活：她的欲望很快得到满足，对奢侈的厌恶，一样的温存和一样的背叛造成的单调乏味。然而，作为一种探索，她怀着战战兢兢的愿望，脑子里出现了她紧张的情绪无法找到的这个“别的东西”。就这样，她的幻想不断扩大。她苦思冥想，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词儿，在夜幕降临时，消失在不停的车轮滚动中。车厢轻微的晃动却又妨碍她捕捉到明确的概念。这时，从道旁这些矮树林中，从车轮的滚动声里，从这种充满一种微妙的迟钝感的微微摆动中，升起了一种巨大欲念。许多小小的灵感从她身上掠过：无法实现的幻想，不可名状的肉欲，自惭形秽的愿望，天气昏暗时从布洛涅的归程中能够装进一个女人厌倦的心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和奇形怪状的东西。她握着自己伸进熊皮里的手，浅紫天鹅绒翻领的白色呢外套使她感到很暖和。当她伸出一只脚想惬意地舒展一下时，她的踝骨碰到马克西姆微温的腿，马克西姆对此甚至没有理会。一阵摇晃使她从假寐状态中醒来。她抬起来，用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十分潇洒地躺着的年轻人。

这时，马车出了布洛涅树林。暮色中，皇后大道笔直地伸展着，两排漆成绿色的大木栏栅一望无际。在供骑马用的平行侧道上，远远的有一匹白马，在灰色的阴影下，成为一个明显